第 54 卷 第 1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4, No. 1
2017 年 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an. 2017

《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

郗　戈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应当从《资本论》本身的批判逻辑这一内在视角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在资本逻辑批判这一总问题的统摄下,《资本论》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物质性与社会性、主体性与客体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张力。这三种张力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争论焦点,又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质点,并进一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创新的理论生长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张力曾经被消解而导致理论的蜕变。发掘和激活《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对于科学理解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全面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论》逻辑;资本逻辑;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1-0025-09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对象时,不仅应用和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资本论》及手稿(本文以下合称为《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相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实现了“特殊化”与“具体化”的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寓于“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形态”之中,并在特殊形态中获得深化和发展。由此,历史唯物主义在其特殊形态中得以发展的理论创新机制,便成为《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关键课题。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于《资本论》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一系列高水平成果,但大多是从现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出发去外在地解读《资本论》,而很少有从《资本论》本身的批判逻辑这一内在视角出发的研究。本文力图提出并阐明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从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出发来透视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中的深化和发展。我们认为,《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是资本逻辑批判;资本逻辑批判这一总问题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之中,使之具有辩证性的“内在张力”。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内在张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本性的集中体现,是其具有理论优越性和当代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一、资本逻辑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统一性

传统解释模式遮蔽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性,因而也就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要超越这种片面的解释模式,亟需阐明资本逻辑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统一性。基于此,才能够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张力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以“资本”为题,并如列宁所说遗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①。而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

收稿日期:2016-08-20

作者简介:郗戈,男,陕西商洛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2XNJ013)。

① 《列宁全集》第 5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0 页。

确指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主要指“资本逻辑”。那么,“《资本论》逻辑”和“资本逻辑”就成为《资本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应当如何理解《资本论》的逻辑与资本逻辑及其相互关系呢?笼统地说,《资本论》逻辑是“思想具体”,是范畴体系的理论逻辑。而资本逻辑是“现实具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历史逻辑。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客观逻辑”意味着,资本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成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其活动历程具有辩证性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趋势。就二者关系来看,《资本论》逻辑(作为思想具体)是对资本逻辑(作为现实具体)的总体“再现”。从总体上看,《资本论》第一卷从本质维度再现了资本逻辑。《资本论》第一卷是以商品二重性为起点,经由劳动二重性走向了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的分析。在这一系列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范畴运动中,资本逻辑得到了本质性的再现。在本质再现的基础上,《资本论》全三卷对资本逻辑进行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本质生成为表象、从内部联系展开为外部表现形式的总体再现。由上可见,所谓资本逻辑的实质内容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即价值增殖规律;不同于一般价值规律,价值增殖规律的特殊本质、核心内涵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二重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在再生产和积累中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的社会化趋势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可见,资本逻辑特别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矛盾以不断发展的形式贯穿于《资本论》的始终。综上,资本逻辑是一个复杂的规律体系,其中包含着规律的各个展开环节:资本逻辑的简单本质是价值增殖规律,直接展开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而复杂展开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资本论》的逻辑是对资本逻辑的再现,其总问题是资本逻辑批判,这也就决定了《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主线是资本逻辑、总问题是资本逻辑批判。因而,资本逻辑批判也就从根本上规定着、统摄着《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建构与叙述。在《资本论》中,资本逻辑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看,资本逻辑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具有历史的统一性。首先,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线索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意识不断生成、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统一的科学方法不断成熟,并结晶为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理论结构。具体来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历史地孕育出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他的思想逐步从“副本”批判发展为“原本”批判,从宗教、哲学批判到国家批判再深化为政治经济批判,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革命内含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三个理论层面,三者彼此交织,结合为一个理论整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核心、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总体性批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哲学 - 政治经济学”总体性革命,其核心在于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恩格斯语)即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具有深层的发展关系。进一步地,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核心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发生了形态变化,从关注人类社会生产的“一般形态”深化发展为集中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形态”。或者说,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深化发展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② 相应地,其核心逻辑也历经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③ 也就是说,它的核心逻辑从人类生产这一“实践一般”逻辑发展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 页。

②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23 页。

③ 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 年第 11 期,第 11—18 页。

资本主义生产这一“实践特殊”逻辑。从“历史性”意味着历史条件、社会活动与感性对象的“特定性”这一角度来说,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形态,显然比以生产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更具有历史性和具体性,也更为深刻和丰富。

从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结构看,资本逻辑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又具有逻辑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与世界图景之中。第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意识。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分析物与物的关系,揭示遮蔽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分析物质的生产与交换,阐明在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第三,在资本逻辑批判的问题视域中,历史唯物主义描绘了一幅资本逻辑主导整个社会生活的现代世界图景。拜物教批判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特有的存在方式。历史唯物主义扎根于现代资本主义境遇,与资本逻辑批判紧密结合,成为一种关于现代世界的世界观。

由于资本逻辑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统一性,《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所内生的辩证性质,呈现出一系列的“内在张力”。其中,有三种张力最为突出:物质性与社会性、主体性与客体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三种张力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争论焦点,又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质点,并进一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创新的理论生长点。我们理应围绕《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二、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内在张力

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中的自然物质性与社会历史性的内在张力,深化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形态中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内在张力。“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称谓本身就表明其内含“唯物性”与“历史性”或“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实践即感性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感性世界中的感性对象不过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和表现。进而又指出,人类生命的生产这种实践活动是劳动与生育、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的统一体,其中蕴含着互动的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关于一般实践活动的二重性即物质性与社会性的观点,在《资本论》中发展为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特定实践活动的二重性即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是自然关系之物化,而价值则是社会关系之抽象化,并分别指向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矛盾范畴。这里所谓“价值”,应当理解为抽象劳动创造的、以市场交换关系为中介的资本主义特殊财富形式,其实质是以抽象形式(即一定量劳动时间的物化和凝结)存在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 由此,资本主义生产中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便互为中介,有机统一,形成了所有社会实践、社会存在的二重性结构:表层的自然物质结构与深层的社会关系结构。②

由上可见,《资本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同时,资本逻辑批判也深化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张力。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分析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性与社会性、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内在张力。

具体来看,首先,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分化对立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分化对立关系。资本逻辑的核心内容是,价值增殖规律展开为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即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对立统一。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过程,其核心是劳动的物化,即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物质内容的过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又是价值增殖过程,其核心是劳动的抽象化,即抽象劳动生产商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19—720 页。

②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自序 13 页、正文 160 页。

的价值、社会形式的过程。这种二重性表现为多个层面的分化、对立甚至对抗关系。例如在商品层面表现为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在生产商品的劳动层面表现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的对立,在货币层面表现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在资本生产层面表现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对立,而在资本积累层面表现为社会化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立。要言之,就是物的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文明进步与社会对抗的对立。①

其次,物质性与社会性在分化基础上的统一关系,又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结合体。这一矛盾的统一性在于: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目的—手段”支配关系。价值增殖作为目的支配劳动过程,内在地制约着劳动过程的发生发展;劳动过程作为手段服从于价值增殖,以价值增殖(剩余价值生产)为最高目的。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具有微妙的双层结构:深层的价值增殖过程和社会关系结构主导着并表现为表层的劳动过程和自然物质结构,而反过来,表层过程和结构又支撑着并遮蔽着深层的过程和结构。

最后,物质性与社会性对立统一而形成内在张力的中介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具体呈现。一般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张力的中介点是实践活动的辩证法。而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过程,活生生地展现了矛盾的中介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基本矛盾的中介点、过渡点,正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资本有机构成”。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劳动过程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又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引发资本过剩和危机,从而威胁到价值增殖即资本关系的再生产,并最终趋于扬弃价值增殖对劳动过程的支配,在更高水平上发展劳动过程和社会生产力。由此,资本有机构成就成了将矛盾的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中介点,并进一步构成了生产力发展扬弃既有生产关系从而克服基本矛盾的过渡点。

综上,《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这种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内在张力,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得以深化和凸显。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既是历史性的又是物质性的? 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研究史上的根本性难题。由此产生出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什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②或者具有“似自然史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自然规律”或具有“似自然规律性”? 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到资本逻辑的辩证批判中去寻求。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使用价值与价值、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互为中介,有机统一,形成了所有社会实践、社会存在的双层结构:表层的自然物质结构支撑着并遮蔽着深层的社会关系结构。因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资本逻辑,就在其表层上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规律性”,而在其深层上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性”。这两种规律性不是彼此独立的两种规律,而是同一规律即资本逻辑所内含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规律性”构成了“历史规律性”发挥作用的基础;另一方面,“历史规律性”又主导着“自然规律性”。由此,二者结合在一起就呈现为一种“似自然规律性”而非单纯的自然规律性。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历史过程就表现为一种“似自然历史的过程”。

三、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内在张力

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中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内在张力,深化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形态中的生产活动主体与客观生产关系的内在张力。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中,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张力突出表现为主体能动性与规

① 参见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第 24—3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 10 页。

律决定性、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决定论、自由与必然等方面。① 这些一般性问题在《资本论》中特殊化、具体化为资本逻辑中的一系列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矛盾群”,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劳动者与生产关系之主客体关系的颠倒,其结果是价值增殖对劳动过程的支配、生产关系对劳动者的宰制以及资本对个人的统治。由此,进一步产生出异化与物役性、拜物教与物象化、“抽象成为统治”等现象。主客之间的颠倒和矛盾最终指向了扬弃资本统治的问题,尤其是其客观条件(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的趋势)与主体条件(无产阶级自为化的趋势)的成熟。应当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的主客关系问题,但却作出了不尽全面的解读。例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主客体辩证法的强调固然有其开创性,但却错误地把纠正主客体关系颠倒(即“物化现实”与“物化意识”)的方式理解为主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客体(物化现实)的消融,从而落入了主观主义的窠臼。而此后,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以一种结构主义来解读《资本论》,以“结构对要素的决定关系”取代主客体关系,得出“主体已死”的结论,从而走向了认识与现实相分离、能指与所指相分离的“结构拜物教”或“能指拜物教”。主观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解读模式,实质上共享着同样的错误前提:二者都没有理解《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内生的主客体张力。

把握《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主客体张力的一个关键点,是正确理解“异化”或“物役性”问题。异化是贯穿于马克思青年时期和成熟时期著作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其内核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颠倒与对抗。然而,《资本论》使得异化理论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和发展:异化论的理论基础从“先验人本主义”转变为“历史科学”,异化论的定位从“基本理论”转变为“非基本理论”,异化论的结构从“异化本质论”转变为“异化现象学”。在这一系列根本转变的新基础上,异化仍然被理解为个人受自己活动产物的物质力量和物质关系的支配,其核心机制仍然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颠倒与对抗。《资本论》揭示出,异化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要素之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是资本统治的一种社会效应。资本逻辑本身就内涵异化机制即劳动者(主体)与资本(客体)之间的颠倒对抗关系。全面异化扎根于资本的生产过程,发源于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资本本身表现为最强大的“异己力量”。具体来看,在劳资的矛盾关系中,资本作为“价值”一方与劳动相对立,而劳动力作为“使用价值”一方与资本相对立。资本价值增殖是目的,而劳动过程即劳动力的发挥过程则是服从于资本增殖的手段。劳动力(即工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潜能形式)与劳动过程(即工人的主体性存在的现实化),正是为资本所利用的“使用价值”“有用的东西”。劳动的这种“有用性”就表现在,它能够生产剩余价值,能够使资本倍增,使资本作为资本保存下来。由此,作为劳动过程的主体的劳动者个人,也成了资本增殖这一目的的手段。作为劳动产物的生产关系及物质力量不受劳动者的支配,反过来支配劳动者,这就是资本对个人的统治。也就是说,主体颠倒为受支配的客体,而客体则颠倒为支配性的主体。更进一步看,资本逻辑中还蕴含着“异己性”与“自主性”的辩证法:异化的社会形式中恰恰蕴含着解放的潜能。正是在资本统治的异化形式中,社会生产力具有全面发展的趋势,并构成了人们扬弃异化、实现自我解放的物质基础。通过资本的自我扬弃运动,异己的物质力量与物质关系,最终将被联合起来的个人们重新占有和自觉支配。

《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仅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张力,还将这一张力拓展到“主体间关系”的维度,更为具体地再现了主客体关系与主体间关系的互动与统一。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已经蕴含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交互作用的思想。而在《资本论》中,这些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

① 赵家祥:《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变革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8—98 页。

这种分析表明,资本逻辑本身就包含着主客体关系与主体间关系的一系列张力,具体表现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直接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直接生产过程与分配过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地,还产生出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个人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的矛盾,并孕育出自由个性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等一系列新趋势。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主客体关系与主体间关系的张力问题,必然涉及异化与“物象化”、物化或拜物教的关系问题。所谓物象化就是指特定社会联系颠倒地表现为物象与物象的社会关系即物象关系,也就是说,特定商品所有者(人格与人格)之间的社会联系采取了商品与商品(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物象形式。更进一步地,物象化还能发展为物化:物象与物象的社会关系又表现为(或被主观误认为)物本身的自然属性(物化形式)。与异化论的主客体关系范式不同,物象化论基于主体间关系范式。① 然而,在《资本论》中,异化与物象化并非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现实地交织纠缠在一起的,并形成了互动与融合的关系。② 分析地看,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物象化或物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拜物教(人们对物象关系或物本身的崇拜与渴求),而只有异化的物象化或物化才会导致拜物教。这是因为,物象化只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特定社会联系向物象关系的颠倒表现,并不必然包含这种社会联系及其物象形式对生产者个人的支配;而异化则是指这种社会联系及其物象形式反过来支配个人。只有当这些支配个人的异己的社会联系颠倒地表现为物象关系或物本身时,人们才会误认为支配权力来自于物象关系或物本身,才会膜拜它们。

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张力

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张力深化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形态中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内在张力。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形态本身就包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即关于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论断如何应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地理文明空间的问题。而《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这一总问题,从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形态中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内在张力。

《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将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割裂开来,要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系统批判了超历史的“抽象”,指出其思维机制正是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这种不合理的抽象构成了近代英法政治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庸俗形式的共同局限。它们经常以不合理抽象得出的普遍性范畴掩饰现实历史的特殊性,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抽象为“自然的”“合乎人性的”等普遍性范畴而加以褒扬,并将不合乎这种“普遍性”的其他生产方式都斥之为“人为的”“不合人性的”而加以否弃。由此,他们提出了所谓“人性一般”“个人一般”和“生产一般”等抽象范畴来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石。上述不合理抽象,都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生产。与此不同,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具体把握社会历史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合理抽象”:只要把生产的一切时代都具有的真正的共同点都提炼出来、确定下来,就能够抽象出“生产一般”范畴。这种从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合理抽象而来的“生产一般”范畴揭示的是贯穿于社会发展始终的“生产逻辑”。而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合理抽象得出的是“资本一般”范畴,揭示的是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③ “生产逻辑”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范畴,而“资本逻辑”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范畴。《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资本逻

① 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37 页。

② G. A.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9—14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29 页、第 48—49 页。

辑这一特殊规律。① 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恰恰规定着这种生产方式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按照马克思的历史性观点,古代社会生产的最高目的是使用价值,而只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价值或交换价值,价值增殖支配着使用价值生产。②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形态,要把握这一社会的本质,就必须抓住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和价值增殖规律。虽然《资本论》揭示的是特殊规律,而非超越历史特殊性的“普适规律”,但是,只要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与普遍规律都是合理抽象得出的,二者就不是抽象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中恰恰蕴含着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集中体现在资本逻辑之中: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中蕴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普遍物质内容与特殊社会形式、人类社会普遍规律与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对立统一。

具体来看,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首先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性、历史性维度上,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定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特别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连续性与资本逻辑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一直存在着如何应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或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难题。实质上就是普遍理论适用于特殊对象的难题。《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辩证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的再现,既把握住了劳动过程、生产力发展和现实财富创造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普遍规律,又把握住了价值增殖、生产关系特定形式和财富的价值形式支配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特殊规律,同时还具体再现了二者之间既适应又对抗的历史性关系。因而,它就能够从中合理抽象出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普遍规律,并回溯性地透视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式的特殊规律(“从后思索法”),又能够前瞻性地预见资本主义之后新社会形式的特殊规律。进而,马克思“晚年笔记”中对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正是他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源的持续探索,仍然是在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张力。

其次,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还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性、地理性维度上,表现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定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或特殊实现道路之间的矛盾。作为发源于西欧社会并主要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论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否仅仅适用于西欧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对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具有普遍适用性?如果存在普遍适用性,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普遍适用性与非西方社会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些也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中极富争议的问题。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及其在《资本论》中的发展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全球扩张的趋势,并蕴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从资本逻辑出发可以较好地解决历史唯物主义在地理空间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资本逻辑是二重性的,因而其全球扩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先进劳动过程和社会化生产力的全球扩张。这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文明成果和物质内容,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具有普遍传播和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价值增殖和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这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虽然已经广泛渗透或影响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但终究只能在少数西方国家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因而仍具有显著的地理空间特殊性,并不是“别无选择”的“普世模式”。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所推动的从地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越来越具有现实的普遍性,并能适应于全球的地域特殊性,产生出特殊规律或规律实现的特殊道路。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 10 页、第 20—2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79—480 页。

不是一种超历史的、先验的抽象,而是寓于地理空间和社会发展之特殊性的具体普遍性。这种具体的普遍性不是与特殊性割裂的抽象普遍性,而是从各种特殊性条件中生成的普遍性,是揭示了全球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普遍性。进一步看,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正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非西方世界拓展的未来趋势研究的准备性工作。这个研究方向其实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地理特殊性中生成和拓展其普遍性,从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揭示拓展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发展规律的再现,其中蕴含着对社会主义全球发展的预示。

综上,《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无论在时间性历史性维度上,还是在空间性地理性维度上都表现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其实质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普遍规律及其特殊实现道路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关键是对立双方的中介环节与过渡之点,这就必须到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之中去寻求。笼统地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在时间性上的扬弃之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孕育的自我克服趋势,具体来看,就是社会化生产力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的物质内容冲破特殊的社会形式。而空间性上的扬弃之点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及其基本矛盾和自我克服趋势的全球化。

五、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张力的消解与重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本性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三种张力,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争论焦点,又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质点,并进一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创新的理论生长点。这是因为,理论的内在张力意味着它内部包含着对立统一的矛盾,意味着理论抓住了现实本身的辩证性质,由此才具有本质性和深刻性。更进一步看,理论由于内在矛盾而具有发展动力,特别是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普遍适用性和当代生命力。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张力恰恰表明其巨大的思想体量与理论空间,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在不少非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理论的辩证法或内在张力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模糊性”或“自相矛盾”,是应当通过各种新方法、新话语(如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语言分析、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等)加以纠正弥补的“缺陷”。而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辩证法或内在张力正是具体再现了社会总体的内在联系的复杂性和统一性,洞察了现实的矛盾性本质,恰恰是其超越于其他理论的特长和优势所在。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张力曾经多次被消解而导致理论的极端化、教条化蜕变,从而丧失理论解释力和当代生命力。例如,20 世纪以来“第二国际”理论、苏联教科书模式,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争论,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分化,都可以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张力被遮蔽、被消解的表现。上述思潮和流派没有正确理解唯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从而导致了割裂自然物质性与社会历史性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二元对峙;没有全面把握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张力,从而引发了将客体决定性绝对化的“经济决定论”与将主体能动性绝对化的“唯意志论”的二元对峙;没有具体再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从而导向了超历史、超地域的“普遍主义”与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特殊主义”的二元对峙。这一系列理论思路和解释模式的二元对峙,在其根源上都是因为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资本逻辑批判的统一性,因而没有正确把握《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本性,从而把理论内部活生生的对立统一抽象割裂成了僵死的二元对抗,也就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上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各种理论偏颇的存在,亟需当代研究的反思与矫正,关键在于重新理解《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

当前,发掘和激活《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对于科学理解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全面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要充分发挥

《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这种当代价值,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处理好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张力。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激活《资本论》的社会发展理论,剥离其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形式,发掘其中蕴含的现代社会的普遍物质内容,用以指导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发展道路。二是要处理好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张力。充分把握《资本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决定性与阶级主体能动性的辩证法,将其转化为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中国国家主体的自主性的辩证法。三是要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努力揭示出《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在“特殊化”中得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创新机制。将《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特殊规律中蕴含的现代文明的普遍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抽象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将《资本论》所揭示的社会历史的纵向发展规律发展与横向发展规律概括出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全球的普遍性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见。总之,我们要立足于中国道路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发掘和激活《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张力。

On the Internal Tens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Das Kapital*

Xi G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hould be studied from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 of the critical logic of *Das Kapital* itself. Governed by the general issue of the critical logic of capital , *Das Kapital* deepened and developed the internal tensions between materiality and sociality,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as well as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se three kinds of tensions are not only the focu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but also the ideological pivot point for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and further for a growth point of Marxism's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e internal tens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ve been dispelled several times, leading to the extramalization and dogmatization of the theory. We should dig up and activate the internal tens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Das Kapital*,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rend of China, and to an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Karl Marx, logic of *Das Kapital*, logic of capital, Marxism

(责任编辑　刘曙光)